

副刊的相守

□李响(重庆万州)

七年不痒

□汐汐(河南平顶山)

今年7月,我和小伙伴在郑州小聚。席间,朋友G突然问我: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,没人看报纸了,有没有觉得自己做了无用功?

当时,台上的三个歌手正在唱着羽泉的《深呼吸》,小伙伴们都忙着拍照录视频,发朋友圈发微博怀念逝去的学生时代,邻桌小哥哥微信砸钱把女友的美照刷上大屏幕。我笑了笑,没有回答,内心如厅内的灯光,恍恍惚惚。

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关于报纸日薄西山的问题了。记得刚参加工作时,报纸行业红红火火,微信刚开始兴起,手机网络还是卡顿转圈圈的2G,市区繁华地段的店铺为顾客提供免费Wi-Fi的只有不到1/3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如今已踏入智能手机时代,5G网络即将普及,去年我国市场上的APP总量达到449万款,媒体传播逐渐向24/7模式转变。路上低头族随处可见,电子刊物比比皆是,都在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,报纸看起来岌岌可危。

小聚次日,我带宝宝去剧场看儿童剧《爱捡石头的小石头》,三个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瑞典演员唱演俱佳,我们完全沉浸其中。回想上次看《天天向上!北极熊》,虽然没有对白,但调皮的音乐和演员憨态可掬的肢体语言,让我们一家三口从头笑到尾。笑过之后,我想到一个问题:在拥有电视、电影、直播、短视频的现在,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戏剧?当年电影出现时,也曾有人担心戏剧会被取代,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,戏剧依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又联想到了我的本行。小伙伴们尝到了新媒体阅读的及时性、交互性、低成本的甜头,但新媒体信息的碎片化、浅层化、杂乱化目前也是客观存在的。是的,必须承认,没有人可以阻挡新事物的出现和时代的变革,或许不久的将来,报纸会消亡,但不管媒介形式如何改变,内容为王仍是传播界的铁律,传统媒体严谨专业、富有深度的优势仍将传承下来。

时光荏苒,我已做了7年报纸编辑,所幸七年不痒,至今对这份工作的热情仍不减分毫。虽然没有枪林弹雨的刺激,没有执笔走天涯的畅快,但每天细心烹饪文字大餐,一点一滴绘出这个社会的喜怒哀乐,传递真善美,亦是激情满满。虽然没有鲜花与掌声,虽然工作后遗症是变身越夜越嗨的夜猫子,虽然再贵的眼霜也遮不住我的黑眼圈,虽然每晚都不能陪宝宝去淇河堤遛弯,我依然觉得十分幸运,能够成为这样一位幕后者。李彬教授说,我们希冀着信使,追着指南,制造着娱乐。由衷希望报纸能将这三个功能有机统一,向天再借五百年!
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,我那些老家的乡亲对报纸很是崇拜,他们常常拿出一张发黄的旧报纸来“镇一镇”那些道听途说小道消息的乡人,你看你看,报纸上是这样登的,你咋还不信呢,不要乱传谣言了!

那时候报纸上的消息,对一个离城市数百公里的偏僻乡来说,俨如一道“圣旨”般神圣。我们村里有一个周姓乡亲的儿子,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当地的地级机关报做记者,乡人们既羡慕又嫉妒。

我常在那张家乡的报纸上,读到这个“本报记者某某报道”的消息。我在县城读高一,步行去这家报社投过稿。我甚至想去找一找那位老乡记者,帮我在这家报纸副刊上把那首诗发表出来,不过碍于面子,我最终还是忍住了,我想凭自己的努力发表作品。

诗歌没发表出来。那年我16岁了,唇边的小胡子已如玉米吐须一样冒出,文学梦已萌芽却羞于见人。

那一年是1985年,报纸、电视、收音机,是最重要的媒体硬件。我没有想到,此去经年,我与报纸的副刊,竟结下了不了情。

最初的那些年,我写作后投稿还是通过邮局,想象着邮车穿过崇山峻岭,一道一道弯,车轮滚滚中有灰尘腾起,有古代驿路上马车嗒嗒行驶的感觉。从邮局投稿,我就掐指算着它抵达编辑案头的时间。那时报纸编辑也还是用纸笔编版。所以每一篇文章的见报,都带着匠人的手艺与手温。

这些年来,我在文字田园里的耕耘,于灵魂深处的寂寞碾磨,让我的很多文字,在各地报纸的副刊版面上得以呈现。20多年里,我的发际线如同城市的天际线,在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中一天天在抬高。20多年里,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,算起来也可以出好几本集子了。

在世俗的生活里,我其实是一个嘴笨之人,不善与人打交道,有时内心翻滚却拙于言表。不过在文字里,我有很强烈的倾诉欲。我靠这个来疏导情绪,以求更深地理解生活,同时也与自己的情绪情感达成短暂的和解。我对文字有着严重的依赖。尽管我时时感到,我的一些文字表达,与真实的微妙的起伏的多变的情绪情感有一些脱节与变形,但正因为如此,文字的涓涓流向由此宽大了情感的出口。

我与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,大多只是一种神交。

了解的一些副刊编辑,他们差不多把一生中的工作时光,把青春与芳华,都献给了副刊。想一想这些,心头就有陪伴的温暖。想起前不久在一个编辑的微信里看到的一篇文章《你不屑一顾的副刊,却是我一辈子的操守》,编辑在文章里这样说:社会越薄情,人际关系越市侩,直抵人心的文字越有意义;时代的节奏越快,副刊的“慢”就越有味道,越有意义,它让人心“飘”起来,暖起来,静下来。

我认识的一些副刊作者,他们大多和我一样,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喜,望一眼世间万物生长又凋谢,在烟火腾腾油腻粗糙的生活中,寻觅一方让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;他们和我一样,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阵地,让我们在那里播种、收获;他们和我一样,或许一辈子成不了大作家大气候,在去去来来迅速化为纸浆的新闻纸中昙花一现。但我们已感到很欣慰了,像一辈子靠种地为生的老农一样,我们有一方田园的坚守。

在这个碎片化浏览占领大多数人阅读习惯的网络时代,一些报纸的副刊也随之凋零了。但我想,作为一张新闻纸,新闻版面是招徕读者的客厅,而它的副刊,是腾着袅袅香气的私家厨房。在那样的厨房里,有亲人们等你风尘仆仆归来后,在灯火下吃上一口地道的家常饭菜。

我眼中的记者

□邱利刚(河南平顶山)

记者节到来之际,回想起近十年来遇到的众多编辑和记者,每一位都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,他们亦师亦友,一直伴随着我成长。

2008年暑期,作为全市第一批在职大学生村官,我和村里的计生专干一起将留守儿童召集在一起,集中进行体育锻炼、学习文化和安全知识。正在我辅导孩子们做作业的时候,接到平顶山日报社记者姜涛要来采访的电话,一下子让我陷入到紧张的情绪中。

这是一个炎热的上午,太阳像个大火球烤着大地。上午11点,一位皮肤有点黑,额头上冒着汗珠,后背湿了一大片的陌生人径直向我走来。他从挎包里拿出一个长镜头的照相机,准备为我和孩子们拍照。对着镜头,我不知所措。他放下手中的相机温和地说:“你放松些,该干嘛干嘛,不用看着镜头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记者,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,听了他舒心的话后放松了许多。他蹲下身,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,并询问了我的名字和孩子们的情况,临走还让我看看名字写得对不对。那时,驻村的地方离报社有十几公里,仅在路上往返的时间就要一个多小时。

2012年,我看到鹰城博友在《平顶山晚报》登出来的文章后,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。当时负责此版的编辑是朱碧琼老师,发电子邮件请教她是不是个人申请一个博客……她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复。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,专门与报纸上的文章对比,发现原来的文章有不少错别字,还有一些病句,感到很不好意思,就给朱老师打电话道歉。她反而鼓励我继续努力,以后自己先多读几遍,不用着急投稿,争取打磨出更精彩的文章。

2014年春节前夕,一个皮肤白皙,个头高高,很帅的年轻人来到社区。自我介绍后,才知道他是《平顶山晚报》的记者杨元琪。那时晚报每周一设有鹰城社区专版,他来准备绘制社区地图,实地走访调查费了半天时间才完成了任务。在新年即将来临的前两天,他把稿件传给我进一步核实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们接触更多了。一次社区组织党员献爱心,不知道附近哪有养老院,就咨询杨记者。他开着私家车为我们带路,还热情地邀请社区一些党员坐到他的车上。2016年1月,杨记者得知社区居民王秀芝老人被评为平顶山市第三届道德模范后,立即着手报道老人为乡邻养老送终的事情。那天是星期六,地上的雪很厚,杨记者和摄影记者禹舸提前到了,还带来了礼品。采访结束已近中午,无论我们怎么挽留,二人执意要走。一个周日的晚上,杨记者打电话,准备采访社区一位十年来一直坚持义务打扫无主庭院的老人。第二天下了雨,我想杨记者可能不会来了。刚到约定时间,电话就响了,那时杨记者穿着红色的雨衣,骑着摩托车,笑容满面。

作为一名社区基层工作者,回想起这些年和记者相处的点点滴滴,他们身上那种敬业、真诚和善解人意的品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